

中國內幕二集

新中國叢書種五第
中中國內幕集二

新中國報社出版
民國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再版

新中國叢書種五第

中 國 內 幕

集

二

著作者：歐陽宗等
出版者：新中國報社

地址
電話

上海河南路三〇八號
一五一四三
南京總經售處
大行宮口建國書店

定價：每冊一元
出版期：民國三十年八月廿五日再版

同年九月十五日再版

編序

我們在「中國內幕」第一集（新中國叢書第三種）裏說過：

『一般人最喜歡看「內幕」之類的書，這固然是出於好奇的心理，但主要的還是因為一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表面上的動態，完全是由種種「內幕」的勢力支配着的。』

固然，自第一集出版以後，不僅暢銷於國內，而且被日英兩國人士，譯成日文英文本。現在，我們出版這本第二集，以後還將出三集四集，這倒並不是為了所謂「生意眼」，而是由於「內幕」實在太多，而這種「內幕」都是或多或少地支配着中國的政治，經濟，社會和文化的。

「內幕」是包括「黑幕」的，但並不就是「黑幕」，所以在這書中，我們也介紹了許多光明面的內幕。

在舊的機構中，當只有種種腐化的惡勢力，但是在新的機構中，也未嘗沒有。所以，我們對於和平陣營中叛徒的罪行，也加以無情的暴露。

在這一冊裏的種種「內幕」，都是第一集中所未嘗道及的。除一般介紹各黨派的內幕如青年黨，CC之類外，對於渝共衝突的內幕，及舊政治機構中的腐敗情形，比較地有更多的暴露。因爲，祇有明白了舊的，壞的，才能創造新的，好的。

此外，我們對於目前操縱着渝府的政學系和「西門破靴黨」的內情及其主要人物，也特予介紹。同時，對於在下層社會中具有雄厚勢力的洪門，也特請洪門先進執筆，介紹其內情。

最後，我們得如在第一集一樣地作如下的聲明：

『本書對於黨派內幕及人物的敘述，自信非常客觀和忠實。我們無意於惡意攻訐，或故意歪曲事實』

中國內幕 第一集 目錄

中國青年黨在南京	一
從 C C 說到政學系	五
四川的加減乘除	一〇
陳嘉庚揭開福建的外衣	二三
反共的狂流	二八
揭開渝共衝突的國際背景	三一
朱毛內鬨與熊斌主陝	三四
西門破靴黨本記	三七
上海的第五縱隊與恐怖活動	四八
洪門內幕透視	五二

高陶出奔記實

(六三)

王寵惠豔史

(七二)

頭顱一擊奠前程的郭泰祺

(七四)

風流外交家「惠靈登顧」

(七六)

待價得沽的胡適之

(七九)

「借債財政家」T V 宋

(八九)

陳光甫長袖善舞

(九二)

劉佬佬吳稚暉

(九五)

草菅民命的劉峙與吳國楨

(一〇〇)

石友三槍決前後

(一〇三)

史量才橫死始末

(一〇六)

鄒韜奮一怒掛「冠」

(一一八)

女「冒險家」史沫特萊

(一二三)

中國青年黨在南京

機關刊物：「民憲」「公議」

自從中日事變以後，國民黨開放了黨禁，准許各黨各派集合起來共謀國是，所以有國民參政會的設立，便是要容納各黨各派的意見。然而重慶政府，始終只是敷衍，不但政權未肯分擔，依舊自家人握得緊緊的，而且參政會議而不決，決而不行，形同虛設。自從汪先生倡導和平，於民國廿九年組府還都，却真實地接受了各黨各派的意見，容納了各黨各派的份子參加政治，擔任政府的各項工作。

在各黨各派之中，中國青年黨是有一脚地位的，所以中國青年黨在南京，也有了一席地。他們的大本營是農礦部，因為農礦部的部長便是他領袖之一的趙毓松；次長何庭流，司長朱維琮，陶國賢等都是他們的重要份子。

每一個組織一定有他們的言論，中國青年黨當然不會例外，所以他們辦了一個書店，在朱雀路上，叫做青年書店。他們還辦了一個刊物，叫做「民憲」，與江亢虎的「民意」是一字之差。

代表大會決定的方針

青年黨於三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開始，舉行了四天的大會，這是和平區域中的各省市支部代表大會。一方面討論推進黨政工作，一方面選舉中央委員。他們還組織了一個「中國青年黨中央政治行動大會」。

中國青年黨在南京

委員會」，由趙毓松擔任委員長，該會於同年五月五日在夫子廟太平洋招待了一次新聞記者。

這次招待新聞記者，以國人爲限，由趙毓松，朱維琮，陶國賢，樊伯山等招待，到中央電訊社，中報，南京新報，京報，民報，新中國報，平報，中華日報，國民新聞等各報記者十餘人，席間由趙毓松起立致詞。他客氣地說：

『中國青年黨同志，參加汪精衛先生所領導的和平運動，已經一年有餘，在此期間，本黨同志，外謀和平之實現，內求憲政之實施，多承各方指導，尤其新聞界援助最力，不勝感謝。』

關於他們的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方針，大略的報告如下：

『第一，本黨爲救國而參加汪先生之和平運動，今後決竭全力，促其實現，尤願促成全面和平，以貫澈汪先生之主張。』

『第二，各黨各派協力合作，爲國府還都以來之良好現象，本黨以爲可以就此機運，造成新的中心勢力，推汪先生爲國家領袖，一方發揮民主集權之效能，一方仍須從速實施憲政，施行既定之國策。』

『第三，反共爲本黨十餘年來一貫之主張，本黨對於最近重慶政府忽而反共，忽又聯共，深致不滿，誓本以往之精神，繼續努力，決不因國際關係之變化，而稍有游移。』

致詞畢，由宣傳部參事兼中央電訊社總編輯的許錫慶，代表記者們致答詞，二次詞畢均有一陣的掌聲。

一個笨伯的愚問

「食不語寢不言」，這是孔老夫子的古語。孔老夫子死了這麼久，時代的推進，當然他的話已經不適用了。現在似乎在提倡「食大語，寢小言」，你看，在南京，一般的宴會裏，不但你說話，我說話，大家說話，還嫌不够熱鬧，而叫幾個歌女談談心，吃吃豆腐，或者高歌一曲，打情罵俏一番。在這次的席上，當然大家不會吃悶酒，沒有話也得想些話來大家談談。在下是天下第一號笨伯，說不來應酬話，想了好久，才想出了一句笨話：

「請問趙先生貴黨現在共有多少黨員？」

「哦，沒有統計，很多，四川最多。」

據趙先生說，汪先生離開了重慶以後，他那時還在重慶。有一次參政會上，有人提出發「討汪通電」，他主張不應該發，蔣介石也不贊成發，所以結果沒有發。

和運秘話

汪先生離開重慶，大家知道乘的是飛機，但飛機票很不容易買的，汪先生的飛機票，是由彭學沛替他買的。

有人問：

「汪先生走後，彭學沛有沒有被蔣扣留？」

趙先生說：「沒有，重慶許多和汪先生有關係的人，都沒有被扣留。」

談話中，又談到汪先生的事。據趙先生說，汪先生在河內的時候，蔣派了陳立夫和戴笠去找他。陳立夫拿的是鈔票，戴笠拿的是手槍。在蔣介石的勸說，汪先生既然離開了重慶，不妨出國，可以不

問國事。但結果陳立夫的鈔票和戴笠的手槍都沒有用處，汪先生只把一首題名「落葉」的詞交陳立夫表明他的心事。陳立夫帶回重慶，交給老蔣看，老蔣看不懂；交給陳布雷看，經陳布雷解釋以後，老蔣才明白，這首詞，當時曾風傳了重慶。

汪先生離開重慶是乘的飛機，趙先生後來離開重慶也是乘的飛機，他說，偷偷地趕上了飛機心還不安，直等飛機飛起了才放心哩。

青年黨現在渝方的重要份子，有左舜生，曾琦，陳啟天，李璜，余蒙菊等。趙先生等離開重慶，參加了汪先生的和平運動，老蔣曾經找曾琦，左舜生等去談話。老蔣問：

『你們青年黨，國家主義派，是以國家爲至上的，怎麼會有人去參加汪的和平運動呢？』

曾琦等的答復很微妙，使老蔣沒法再問下去，他們的答復是：

『抗戰，和平，都是你們國民黨的人在主持，我們不過奉陪追隨而已。』

無意的談話中，得到了這些很動聽的話，使在下很高興，而把牠記出來公諸讀者。

一般的情形上看來，南京的各黨各派是看不大見的，就是有，似乎也靜着，然而，從中國青年黨的招待席上的自白，可見他們也是在動的，不過我所知道的如上而已。

從 C C 說到政學系

美國記者愛特加·斯諾出過好幾本關於中國和遠東的書，如「遠東前線」，「西行漫記」等。他和中國共黨的關係很深，時常有描寫中國共黨動態和替共黨辯護的文章發表。最近他又出版了一本「亞細亞之戰」，寫他在中國戰地和後方所見的一切。這裏所譯的便是這本書中的一章，以供讀者參考。——譯者誌。

民國十六年以後，中國的軍人和官僚又和地主紳士結合起來，那時的國民黨已經代表了這個集團。不過此外還有一個集團在生長着，這便是都市裏的買辦，商人，和銀行家集團。這一個集團，尤其是江浙兩省的一個集團，形成了官僚羣的經濟的後臺老闆。中國的銀行家大都屬於江浙財閥派，所以江浙財閥派便形成國民黨內部的一大勢力。

二陳派嶄露頭角

國民黨的內部有好幾個派別，在爭奪政治的領導權，這原是獨裁政治的一般現象。這些黨派裏面最有勢力的要算是「二陳派」，所謂 C C 就是指這一派。說到 C C 的起源，要回溯到黨的早年。所謂二陳，便是指陳果夫和陳立夫，二陳是浙江地主和黨會領袖陳其美的姪子。陳其美當年幫助孫中山先生，參加推翻滿清，他對蔣介石氏和他的兩個姪子一樣看待，據說二陳和蔣氏，是結拜義兄弟呢。總理在世的時候，陳氏兄弟沒有什麼勢力，不過因為同是浙江人，所以對蔣氏倒很有用處。後來

蔣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，便任陳果夫爲祕書。陳果夫嗣又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，清除左派，那時陳果夫便奠定了今日CC的基礎。

果夫之弟立夫，曾留學美國，在華盛頓大學獲學士銜，返國後仍走果夫的老路，先任蔣氏祕書，繼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，後來又擔任中央黨部的祕書長，此外他又兼了十多個差使，軍隊的情報部和政治訓練部也歸他負責。果夫近年來實際上已經不管事了，因爲年事已高，復患肺病，繼之者爲立夫。

陳立夫即席談易經

立夫現僅四十餘歲，正在壯年，長着一張書生式而怪年青的臉。他是一個優秀的組織家，也是一個能幹的黨部領袖。他最恨共產黨。他把共產黨當作人身上的疾病。說起共產黨，他總露出嫌惡的神氣。立夫的仇視共產黨似乎是他排外心理的一部分。一位幽默家這樣說過，凡屬道地的本國貨，立夫無不讚美，他會替三民主義的矛盾辯護起，辯護到四川的臭虫。

陳氏某同僚對我說過，某次中政會開會，立夫足足費了兩個鐘頭，證明易經比愛因斯坦克發明相對論的原理更精湛。

早在戰前，CC的勢力已經非常强大，有「蔣家天下陳家黨」之稱。從來反對民主的，莫過於CC的官僚羣，CC羣的變相，可以表示目前重慶的政治演變方向。

戰後蔣介石氏的地位有了更變，他成了統一的象徵，所以不得不求得各黨各派的信心。所謂各黨各派，包括各派軍人，如蔣氏嫡系的黃埔派，桂系，各地軍人及其所屬軍政人員，以及改組派，政學

系，及其他各小黨，這各黨各派形成蔣氏身畔的許多衛星，在這許多衛星，中間不得不保持平衡。蔣氏巧妙地應用他的手腕，以一黨對制另一黨，而保持其中心地位，不過他自己的政治基礎愈擴大，重慶的官僚政治愈感到威脅。

自由職業官僚政學系

和 C C 對敵的主要黨派爲政學系，所謂政學系是一羣受過良好訓練的知識分子，他們有意要做到中國以前的士大夫階級地位。政學系分子以爲中國不能實行民治，中國政治必然會走到舊時的老路上去，就是由少數智者居其上，其技能爲軍人所不可缺少，少數智者就通過這樣的形式來統治國家。民國元年以後，他們便是一羣自由職業式的官僚羣，有時候在國民黨之內，有時候在國民黨之外，但是總圍繞在一個中心勢力人物的四周，他們想通過這個人物，從上層決定中國的命運。有人說過，C C 是國民黨身上的瘤，如果這句話不錯，那末政學系好比是國民黨身上的「流動性腫病」。

政學系巨頭對我說：

政學系，某巨頭對作者說過：『無論那一個獲得政權，等他攻擊了我們以後，總會找我們回來，替他統治天下。』

這句話可以充分表現政學系的機會主義的哲學，但是更能表現他們這種哲學的，倒是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這句老話。在民國廿八至三十年間，重慶的官僚政治中有五十名以上的政學系分子，盤踞高位，有的是部長，有的是省主席，實行他們「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」的原則。政學系

的本領有兩點：（一）善於把地主紳士拉到資本家集團裏來。（二）對日本和美國都很能理解，因爲政學系分子大都是日美兩國的留學生。

官僚政治三方受威脅

重慶國民黨的官僚政治機構受到各方面的威脅。牠不得不設法做到以下三點：（一）從遊擊區的敵對的政治領導者那裏奪回聲望。（二）在西南各省鞏固其政權，以與黨內各派競爭。（三）防止部屬投向汪氏的和平運動。

在重慶治下各省，除國民黨外，其他各黨仍舊不能參加政治活動。國民黨現在正開始削減其他各黨在遊擊區內的活動自由，因此CC便和各軍民團體聯合組織一個「戰區黨政事務管理處」，藉以消滅日軍戰線後的左翼羣衆組織。這時常引起了磨擦，公開以武力攻擊非國民黨的軍隊，以及逮捕或處決和這些軍隊合作的人們，無慮數十起。蔣氏不得不時起干涉，處置因政治鬥爭而起之衝突，勿使其擴大範圍，演成內戰。

CC分子滿「天下」

國民黨爲了鞏固其重慶治下各省的地位，再度注重鄉村裏的政治訓練，同時竭力在青年羣和軍隊中間，徵求黨員。陳立夫曾於一九三八年告作者，國民黨有黨員兩百萬人，惟其中僅百分之十爲活動之黨員。國民黨新組織中最引人注意的是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，這個團體組織的目的便是積極展開反共。事實上凡屬中大學生，莫不強迫加入此項團體。因爲陳立夫是教育部長，所以各校和軍隊裏的政

訓工作，便派CC幹員前往擔任，藉以加緊學校及軍隊之政治教育控制力。此外戰時各部各局，亦莫不派有CC幹員在其中間。

省黨部和縣黨部隨着渝府勢力的擴大而膨大。渝府流入中國西部各省的資金大都由黨控制，這使重慶官僚政治的勢力迅速擴張，可使上萬新的黨員獲得職業。渝府在中國西部的放款無慮數千百萬，這些錢都是經過CC的手的，他們和當地的紳士合作，散發放款，這自然可以作為黨部擴張勢力的媒介。

合作社的錢那裏去了？

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來，便是黨部在農村信用合作社裏的勢力。一九三九年重慶治下各省所放貸款約為五千萬元，放款事宜由「合作事業委員會」任監察之職，但是這個「合作事業委員會」，據說便是CC的機關。在原則上，所謂信用合作事業是擴大農村貸款，增加農村生產，和提高農村購買力。但是國民黨決定以縣長充任各縣合作事業主管人員以後，所謂合作社已經變成政治的性質，而非經濟的性質了。

作者有一個朋友，他是合作專家，他對我談起過合作事業的困難。他說放款是由縣長向政府銀行領取，縣長是奉命組織合作社的。縣長領到款項之後，便召集當地士紳，將錢分發給他們，叫他們去組織合作社。士紳們領錢到手，有時候出借給貧農或佃戶，收取高息。現在因為不能還合作社的債而坐牢的貧農很多。有時候這些士紳便拿這筆錢來囤米和囤積火油的生意，或是作其他投機事業。這種農村貸款的方式果然可以迅速擴張黨部的勢力，但是人民對於合作的信抑却完全喪失了。

不過重慶治下的工業合作社還算是竭力，正掙脫CC的控制和重慶官僚政治壓迫的組織。工業合作社的領袖，想使這個組織成爲一個獨立的機關，邀民衆自動的擁護，所以竭力抵抗被任何一黨的奪去。這種態度自然會和重慶官僚巨頭時常引起衝突，重慶的官僚用各式各種方法來控制工業合作社，例如強迫其解除技術人員或主管人員，以及憑空加以赤化頭銜，而加以逮捕等等。

關於重慶國民黨政治的機構，我在上面已經約略一說，這是不完全的，也許因此而不能稱爲公允，但是要我在幾頁內，忠實地敘述重慶的政治演出，我實在沒有其他的敘述方法。

四川的加減乘除

內戰的序幕

辛亥革命成功，同時，四川的內戰揭開了序幕，此後，兵禍頻仍，一直到目前。

辛亥革命以後，保路的領袖蒲殿俊，羅倫等主張「川人治川」，武裝了同志，與反對清軍的聯合起來，據險稱雄，割據的局勢便形成了。保路政府忽然傾覆，蒲殿俊、朱慶瀾等逃遁。民國元年十月十八日，成都發生變亂，尹昌衡出面平定戰亂，同時，西藏邊境告急，尹昌衡率兵遠征，恢復失地，威名大振。後爲袁世凱所忌，被召還，以胡元瀾爲四川督軍。民國三年，第三次革命起，熊克武、楊庶堪據重慶獨立，以武裝與胡元瀾對抗，胡大舉進攻重慶，激戰於瀘州、隆昌間，熊軍不支敗退，革命便失敗了。